

照菲表面温和，内心其实也有自己的小倔强，守护着自己内心的纯净地带，不违真心，也不随波逐流。所以他有足够的勇气，自己定义爱情、家庭、生活，甚至针灸事业的意义。

疫情期间，照菲的对象娜娜（那时候他们还没结婚）结束国外的工作回不来，被困在迪拜，没有回国航班，机票也熔断。照菲每天扎完针，还要忙着装修婚房。那是相当煎熬的一段时期，针灸馆的叔叔阿姨级别的病人们看在眼里，也急在心里，默默守护着这位年轻温柔的大夫。所以，当娜娜终于抢到高价机票飞回广州，尽管隔离十四天后回到家还要居家隔离七天，但针灸馆所有的病人们都欢欣鼓舞。燕子也松了口气，终于看到儿子的笑容了。

历经坎坷，久别重逢。娜娜回到针灸馆那天，针灸馆里有点荷尔蒙泛滥，被这对小情侣感染的，这些阿姨们脸上也挂着恋爱的笑容。

照菲结婚的那一天，现场有几百位嘉宾，很多是上了年纪的病人，都来见证他们的幸福，并为他们送上祝福。

闫飞将弟弟结婚后三个针灸日，设立为免费针灸日，有一种大庇天下病人俱欢颜的豪情，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恩。

执业多年后，照菲也经常被他老病人们称为“小神医”。他当然也越来越珍爱针灸这个宝藏。今年三月底的一个周末，他还加班为给一位沙特阿拉伯友人扎



针灸馆日常

针，他说希望她能对中医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2024年春天，照菲出现在春花绚烂的篮球场，下班后锻炼身体，去年一整年他都没怎么打球。

生命的轮转，和这个春天一样昂扬、美好。

医和病：美好的关系都是相依为命的

虽然老闫大夫没有留下任何笔记，但是针灸过程中以心传心的传承，似乎超越文字。

有一次，闫飞给病人讲父亲在部队学中医的故事，病人们躺在床上扎着针，听得心惊肉跳。

老闫大夫十七岁参军到了野战部队，遇到了北京来的很好的中医师父，从此走上中医这条路。那个时候，部队的军医以中医为主，中医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衰落。

雨天在野战医院用架子车改造的平板车搬运尸体到太平间，路坑坑洼洼的，两边都是稻草，雨天路滑，有的时候尸体从车上掉下来，17岁的老闫大夫就停车，把尸体重新抱上来，再推着往前走。他的学医生涯就是从这么具体的对生死的感知开始的。

闫飞和照菲都是很多老病人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。照菲从大学毕业就在自己家的针灸馆服务这些亲人一样的病人们。他说，医生和病人是互相成就的。

针灸馆的确是一个领悟生老病死的真实场域，每个病人的身体都承受着某种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……很多人只有号脉的时候才会说出自己饱受折磨和疼痛。

针灸是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。穴位的名字里能看到天空大地、高山流水、丘壑丛林，甚至看到飞鸟在光影里忽闪也不奇怪：比如翼风。

但是太溪穴，这么自然风格的穴位，在针灸馆却被老病人记成“太稀”——稀饭的稀。她说自己爱喝稀饭，这样好记。

总有病人拿针盒时，掩饰不住欣喜：昨天头疼欲裂，今天已经明显好转，简直叛若两个世界！

一位天水来的病人，一大早就赶到针灸馆等闫飞，见到闫飞拿出自己的检验报告。老人一脸惊奇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辗转多个医院求治无果的“病症”消失了！他在针灸馆也就扎了一周而已。

看不见的经络是人类的宝藏。古人与万物连通的内观智慧，现代人远远不及，现代科学至今仍在不遗余力地验证经络的神奇与超验。有时候闫飞觉得，中医是这么古老，却又那么年轻而超越。

燕子也是虔诚的佛教徒。有时候她给病人艾灸时也在默念佛经，带着耳机不自知的念出了声，拿艾条，点燃，走来走去，像个移动的念佛机。